

# 高醫時期的 蔡滋淦與 周德程

北醫精神科主任 陳永興

## 劇飲千杯男兒事

**親**愛的蔡先生你走了，千言萬語埋在你的內心却只平靜的留下了二句話『識時務者為俊傑，知進退者真英雄』，『凡事不可勉強、更該提得起、放得下』，就這樣的你放棄了十六年同甘共苦的學校感慨萬千的走了，年輕的學生們能說點什麼來慰留你呢？

再看不到你像屠夫般的軀體在校園裏四處幌動著，再見不到你穿著拖鞋大步的走入大講堂，課堂上沒有了那種『說到罌丸，每個人大小形狀不一，你們自己摸摸便知』的令人絕倒的講解，實驗室裏聽不見你穿著背心，滿頭大汗的叫著『下一片！』。說不完你的趣聞逸事，聽不完你的傳說風聲，但是你從來不理會這些也不計較別人的偏見誤解。直到三年級和你實際相處了一年後才知道在這些好笑而有趣的傳言背後，是一位真正一絲不苟、待人誠懇、有學問見識、有原則、自重、愛護學生的師長，有許多的小事情是使我無法忘懷的：

還記得教師節敬師宴你所說的話：『大家能在一起吃飯是很好的，但是同學們請不請我都無所謂。不請，我照樣教；請，我照樣電』『以前有的同學送東西到我家來，我也不看他也不問他是誰，東西吃完了也不知是誰的，所以大家和老師來往、討論事情、研究功課是很好的，若是送老師東西那是毫無意義的。』

平時大家總佩服你對組織切片的功夫高深，隨便一個片子、一個小地方你總是一眼認出更能把握住觀察的重點，有一次記得要上實習課之前我走進了解剖教室，很驚奇的我發現你正聚精會神的注視著顯微鏡下的切片，沒想到你對那些熟得不能再熟的切片在上課前都還是親自檢查一次，把不容易看清楚片子換新、整理，怪不得同學們聽你的講解都能學到最正確的觀察方法！

你平時總是很少說話，表情也是相當威嚴，同學們都覺得很不易親近而敬畏你。每次我和你說話、商量事情你總是一言不發的聽著，從不插嘴也沒有表情變化，使人總覺得不知說錯了什麼？每次我說完了你總是回答：「好」或「這個時間不行，換一個！」你是很乾脆的！而且我發現只要學生合理的要求你沒有一次不答應的，而且在每次答應後更在你的行事曆上記下來。你對於學生的關心和愛護實在比學生們了解的多出太多，尤其有一次你問我：『班上同學好？考試是不是理想？有沒有那些同學有特殊困難？』當時我感動得沒有回答半句話。但是你對同學們却絕不是縱容、慣寵，你總是一次又一次耐心的要求學生盡自己的本分真的學到些東西。

想到你的改考卷，更是令同學們高深莫測，議論紛紛，你也從來不談分數的事情。但是我非常清楚你既不是隨便翻一翻也不是同學們所認為的看運氣好壞，被抓了倒霉！因為每一次考試能第一次就在你手下過關的考卷我都親眼見過，上面確確實實很完全而且都有紅筆批考錯誤之處絕不能有魚目混珠，僥倖及格的！奇怪的倒是不及格的試卷你總是只看一眼上面根本沒有半點批示！

平時上課你從來什麼也不帶就上臺講課，但是你竟絕少講錯一句話或寫錯一個字，尤其說到你對拉丁字尾的功夫更令人嘆服，有時有疑問你一定要查字典而正確的拼字，絕不隨便在黑板上拼出來！由你平時上課畫圖的仔細、詳盡，講課之精密，寫字之整齊、正確，都告訴了學生作學問該有的嚴謹、認真之態度，真不是一般人所能的！

日常生活你總是不擺架子、不重外表、不計較小節的，但你的為人厚道豪爽，作事有原則有效率，對學術認真、關心學生、愛護學校、談吐舉止幽默風趣，使你在學生當中，在教授當中都受到了極高的尊敬與擁護，但更妙的是你根本不在意這些！

現在你離開了，這樣的良師我怎能不懷念呢？



蔡滋淦院長與  
蔣彥士部長

## 青衫磊落險峯行

親愛的周先生你走了，苦笑地告訴我：『到高醫十六年了，我的孩子跟著高醫一齊長大，我的家庭、事業都在此生了根，我那裏是想離去啊？實在是不能不走了！』

當學生的我想說些挽留你的話，却只是熱淚盈眶，看著你整理書籍、信件，我內心裏多麼難受問著自己：『這麼好的老師都不能留下來，為什麼？』

每次上你的課大家總是很早就去佔位子，你講課又緊湊又充實，洶湧澎湃一氣呵成，而且總是永不疲倦似的，而我們却手忙腳亂忙不迭，尤其你的畫圖又快又精細真是令人嘆服！平時教學認真負責之外，對學生們你更是不斷的關懷、鼓勵。還記得第一次上課你告訴大家：『解剖並不是很難的科目，却是很重要而基本的學科，只要大家平時肯發點時間下功夫去唸它，相信可以學得很好。我們教的人抱著認真負責的態度儘老師的本分，希望同學也儘學生的本分，絕不要心存僥倖或敷衍。』

每次考試你總要罵我這個班代表沒有好好領導全班，否則為什麼考得不理想？我真有啞巴吃黃蓮之不服氣，但我真忘不了你對學生那種「愛之深，責之切」的心情，還記得我們一齊想辦法安排考試日期、研究考試方法，要求



同學們不作弊、要求同學們讀書，當時大家直喊辛苦，但後來都心存感激，高興自己能真正學到些東西，尤其屍體解剖時大家更是天天挑燈夜戰通宵達旦，也真的同學們都覺得充實不少而成績也令你相當滿意！

向來你就反對考試作弊的風氣，更不喜歡學生在每次考完試就四處奔走送禮求情。那時我們常常討論、研究這個毛病，想改善這種風氣，使教授和學生都儘本身責任、守自身本分，但如今年長的你默默的走了，留下了年輕的我在這裏憤憤的不平！

平時你是腳踏實地，默默耕耘的，在學術的探討與教學研究的領域裏你安守崗位、知足的獻身！對於外界的榮華富貴並不渴求，每次在你談到神經方面的研究實驗時就可發現你興緻高昂、眼神發亮，常常我聽得目瞪口呆而心裏却是由衷的敬服這種安份、淡泊、熱情與獻身！和你一年的相處從未見過你疾言厲色或批評他人，只有一次你跟我提到學校的圖書館太缺乏專門人才的管理了！不像外國的圖書館有效率，非常方便於學者的利用，對於整個學校的發展你注視了十七年，而離去時你對學校的圖書館尚未能符合理想定有極大遺憾啊！

還記得最後一次你對大家的教誨：『這是最後一次在講臺上向各位同學說話了，我惟一的希望是大家不要忘了「誠實」、「榮譽」，這二件事！作人、求學都該時刻守著這二個原則』。大家深深的受你感動，不只是因為你說的話，更因為在你平時的行為舉止上到處都符合了這些教誨！解剖室裏見不到你安詳的坐在那兒看書，校園裏看不到你那剪得又短又整齊的平頭和一身潔淨樸素的服裝，黃昏時見不到你陪著兒女、牽著小狗在操場散步！耳畔再沒有你諄諄的教誨、勉勵！平時你的沉默、負責，你的自愛、愛人，你的教學、研究，你的待人處事，你多少次給我的稱譽、支持，這些種種的啓示，所有的這些，叫我怎能不懷念呢？

（本文承蒙陳醫師夫人慨允借用，謹此致謝。）